

德國斯托爾姆著 唐性天譯

意
門
湖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意門湖

老人

那天下午正當晚秋時節，有個衣冠楚楚的老翁，獨自順着街踱過去，好似散步後回家來的光景。他那舊式的扣鈕皮鞋已經滿被了塵土，臂上掛了一條鑲金的手杖；他那二隻黑沈沈的眼睛，雖罩着雪白的眉毛，却顯出他過去的少年光彩。他睜睜眼兒，緩緩地向四圍瞭望，間或嚮那暮色深沈中的城市。

——他正在街上緩步的時候，市上許多人都停着眼看他銳利的眼睛，但是和他行禮的，却非常的少，因此就知道他是個外鄉人。他走到一所三角頂的房子面前，便站住了，回過頭來看看城市。然後走進屋廊裏舉起手來敲門，裏面的管家婦，隨將窗前綠色的帘子打開。因為那個窗子正朝屋廊，所以那位管家婦的面貌，可以看見。這老翁用杖一揮，帶着南音說道：「還沒有點燈麼？」

管家婦放下帘子，這老翁走過寬濶的過堂，進了上房。那裏面是很大的橡樹櫥，列在牆壁旁邊，櫥上排着各種磁器，走過了對門，就有一部梯子通後幢房屋的樓上。他就緩步兒走上去了，打開房門，走進一個大小很適宜的房。原來這房子非常幽雅，左邊的牆前，完全是書櫃書箱，那右邊的壁上掛滿了風景畫和人物畫，旁邊一張鋪着綠桌衣的桌子上，有許多翻開的書本，桌子前面就是一把安樂椅，椅上有一個紅天鵝絨的靠枕。他就將帽子和手杖放在一邊，就在這椅上躺下，伸開兩手，像是散步後借此來休息的。——那時候天色是一些一些暗起來了，最後由窗門透進來一條匹練似的月光，照到掛着的牆畫上。這光線慢慢兒向旁邊移過去，老翁的眼睛自然的隨着轉，現在照到一個黯黑的小像架上，聽到老翁輕輕的說道：「愛利撒！」他說這句話，時間已經變換了，就是他又在他的青年時候。

驀然現出一個小女孩，很活潑的身體，到他身邊。名字叫做愛利撒，不過五歲光景。他自己可比她大得二倍。在頸上圍着一條粉紅的絲巾，映着灰色的眼睛，分外美麗。

伊說：「休息！休息呀！我們全天沒有功課了，並且明天也是放假。」

萊因赫將已經拿在手上的習算石版，趕快放到門背後，立起來就跑出去。經過房間，跑到花園裏，又跑過園門來到青野地。竟將未曾想望過的假期，利用得非常得意。萊因赫和愛利撒就在此造了一間草屋，預備在夏天的晚上過夜，但是還少了一個橈子，現在他們就起來作工，所要的釘子鐵頭和木板都已備齊，當這時候，愛利撒就沿着低牆走去，沿路將圓形的野果，收拾到布裙裏，要想穿起來，做成一個頸鏈條，後來萊因赫用着一些挽折了的釘子將橈子做成，於是再跑出去到日光底下，不料伊已跑到草地的那邊了。他叫道：「愛利撒！愛利撒！」她聽見在叫，就跑過來了，頭上的卷髮，隨着風

飄颻。

他又說：「你來呀！我們的房子已經完結了。你是熱得很的了，快些進來罷，我們大家坐在橈子上，讓我講些故事給你聽聽。」

二個小孩就一齊進去，坐在新橈子上。愛利撒將小圈從布裙裏拿出來，穿成一條，萊因赫就從新講起古事：「有一次有三個紡紗婦女——」

愛利撒說：「噯！你終是講些同樣的事，這一段我是已經聽熟了。」

萊因赫祇得將三個紡紗婦女的故事按下不講，另選別個題目。現在是講一個窮人，墮落到獅穴裏。他就開口講道：「在某一夜裏——聽到麼？」

在一個很暗的夜裏，一般獅子都已睡了。但是有時還在打呵欠，或者伸出很長的紅舌頭來。因此這個人就驚駭起來，因為知天將要亮了。片時果然射進一線明光到他周圍。當他一見此光，就覺有一神人站在面前，且用手相招，以後就直到崖壁裏進去。」

愛利撒很注意的聽着。聽到說神人，她就懷疑的問道：「一個神人麼？他有沒有翅膀呢？」

「這不過是一樁這樣講的小說，」萊因赫回答，「本來也沒有什麼神人。」
「呵！萊因赫！」她且說且呆呆的看他的臉。等他也回過頭來對看時，愛利撒趕緊問道：「他們爲什麼總是這樣說呢，像媽媽，姑姑，和學堂裏的一般人？」
萊因赫答道：「這個我不知道。」

她又問：「但是我要問你，有沒有獅子呢？」

「獅子？問我有沒有獅子麼？」印度一般牧師，就坐獅子拉的車子，無論是沙灘是草野，都可以通行。以後我若大了，定要去一次。那裏終年沒有冬天，實在要比我們在此地好得多了。你應該和我一道去，你要不要？」

愛利撒說道：「可以，但是媽媽應該一同去呢。就是你的媽媽，亦是一樣的。」
「不可以。」萊因赫說，「他們已經太老了，萬不能叫他一同去的。」

「一個人我是不去的。」

「你現在應該是要去的了，將來你定要做我的愛者，所以再沒有別個人可以指揮你。」

「但是媽媽要哭呢！」

「我們仍舊回來的呀！」萊因赫說得很氣急的，「你快些講罷，究竟要不要和我一道旅行？不然，我自己一個人亦能去，可是我以後亦再不回來了。」這個年少些的就想要哭出來了。「你何必裝出這些凶相來呀！」愛利撒說，「好！我就准定同你一道到印度去。」

萊因赫一經聽了這話，就喜歡起來，把持她的二隻手就拉到青草地上去。「到印度去！到印度去！」他一面唱，一面就和她把手團團的轉圈子，祇看見伊頸上的紅絲巾，高高的在飄颺。後來他驟然放了手，並且嚴嚴的說道：「這樣那能做出什麼事情來，我終覺你是沒有勇敢。」——「愛利撒！萊因赫！」

從後園門口裏來的聲音。「在此地哪！在此地哪！」二小孩同聲回答，並且手握手跳到家裏去了。

林中

這兩個小孩子幾乎終天同在一處。女的對男的非常幽靜，大的對少的呢，是很莊嚴，但是他們從沒有因此分開。大都在休息的時候，冬天在他們有限的媽媽房裏，夏天在廣闊的青野地方。——當有一次萊因赫亦在上課，愛利撒竟被他先生怒罵，因此他在當時就將石版怒氣沖沖的放到桌子上，本要想使先生的怒氣轉到他身上來，但是先生並沒覺到，亦並沒來理他。萊因赫亦是無法，於是就不注意這位先生的地理鐘點，將這時光陰來做一篇很長的詩歌。裏面內容，是將他自己比作鷹，將先生比作烏雅，再以美麗的白鴿，來比愛利撒。這少鷹竟等待有了翅膀，預備代白鴿在烏雅身上報仇。當時詩人的眼眶裏是盛滿了眼淚，然他還是裝出一個很高尚的架子來。當他回家

來，他自己就用許多張的白紙釘成一本小冊子，就在第一篇上面將第一首的詩很當心的抄進。——不到多時，他就進了另外一個學校，在此又結交了許多年歲相等的青年朋友，但是與愛利撒間的交際從未因此停止。從那時起，將屢次講給她聽過又聽的，且於她最喜歡的小說，篇篇的抄進小冊子裏。有時很喜歡想加些自己意思進去，但是他亦不知道爲什麼他不能達到這個目的。因此他祇得將所聽過的照直抄錄。抄完以後，就送給愛利撒。她便將這本小冊子很當心的藏在一個書櫃箱的抽屜裏。屢次愛利撒將他所抄的書拿出來，將冊子裏面所抄的事情，告訴給伊母親聽；倘若碰到萊因赫親身亦在座的時候，他就覺得非常的快活，體面。

時間迅速，不覺已經過了七年。萊因赫爲着自己學問，想往前進取，不得不離開本鎮，到大城市裏去念書。愛利撒竟不會想到伊和萊因赫將有一個長期的別離。後來，他對她說：「不要緊，後來一定可以有照常一樣的短篇小說

寄來的。」以及別種相慰的話。他的旅行期，是漸漸的迫近來了，在動身以前幾天裏，他終還有東西抄錄在冊子裏。後來竟是分別了。愛利撒獨身，真覺冷靜，雖有機會可以去看看這些已經可充滿半本的幾首歌詞和幾首詩曲，但終是無效。

不覺時候就到了，萊因赫應該在第二天走了。現在大家要想再和他喜歡一回，因此就一齊議決，預備到近處地方旅行一次。從家裏到一個樹林外邊，在這條路上，足足可有一個鐘點，都是一齊坐車子去的。到了那裏，將糧食包等，件件從車上拿了下來，然後就步行去了。最先經過柏樹林，又靜又暗，各處地上祇見散滿着精細的針葉，約過了半小時，纔從黑暗的松柏樹林裏到了一處新鮮的小叢林中，就覺到各部都是亮的綠的，有時還射進一條光耀的光線，穿過多葉的枝桿，照在地上。一般松鼠就隨意跳來跳去——等待最後，到了一個有透光的涼棚的地方，再加是古老的椎樹結成的，所以他們就在

這裏坐下不走了。愛利撒的母親就先打開了一個罐頭，一個老年人就做起糧食官來，將各種食品都給他收了。隨口說道：「你們這般小鳥，都飛到我地方來！現在你們要注意聽我的話呢！現在你們無論是誰，都有拿二片乾麵包的權利，給你們當作早餐，不過牛油是在家裏留下，不曾帶得來。那個要想有配料，都要自己去找尋。那個能夠去尋，樹林裏的這許多梅子，可不是就是他的了。誰不去找，誰就吃乾麵包。無論做什麼事，都是這樣的，你們聽懂了沒有？」

「好了！聽懂了！」這般小孩齊聲的回答出來。

這老人又講：「好！我還沒有講完，你們聽罷！我們年老的人，事情已經做夠了。所以我們守家，不出去，可是在這大樹下剝薯苓皮，和弄火煮飯，若到十二點，還要煮雞蛋。所以你們應該要給我們一半的梅子，好使我們亦可以給你們飯吃。好了，現在隨你們各人自己到東到西去罷，但是要當心呢！」

一般小孩子就傲傲然慢慢的離開。忽然這老翁大聲的叫起來：「停！停！停！」

我還有一句，可以不必說的話，就是：誰沒有找着一些，誰亦不必拿出來。不過誰沒有得到東西，誰就不能向我們來拿東西。像今天一日，你們已經足足聽飽了話，若再能尋着梅子，那麼你們今天的生活，已經很好了。」

一般小孩很像是同意的。都是雙雙的走開去了。

「愛利撒！來吓！」萊因赫叫道，「我很知道梅子樹的所在，你可以不吃乾麵包了。」

愛利撒將帽子的綠帶打了一個結，掛在肩上，隨口就叫道：「你來吓！我已將籃子做成了。」

當時他們一對兒就慢慢的走進深林裏去了。經過的是肅靜的樹影，聽的是一些在他們頭上看不見的老鷹的叫聲，愈覺清靜。以後經過一道很密的叢林，甚至萊因赫先要在前開路，東折枝，西捫幹，不多時，正在開路的時候，忽然聽見愛利撒在後叫他的名字，因此當即回轉身來，還是聽見，「萊因赫等

一等萊因赫！在後面大聲的喊。他却不能看見她在那裏，最後纔望見她在幾步路的後面和幾枝刺棘相觸。伊的小頭不過將能露出在草頂上面。所以他就又回轉去，並且去引她經過這凶惡的刺棘，野草和長籐，來到空地裏。幾個蝴蝶正是得意洋洋的飛來飛去。萊因赫將她的頭髮慢慢的從火熱的頭額上，拉到後面，整整齊齊的梳好，還想將帽子帶上去，伊却不要，後來再三請求她，於是就將帽子好好的帶在她金色的頭上。

「那裏是梅子呢？」她立停，透了一口長氣，當時就問。

他說：「梅子就在此地。不過蝦蟆，或是妖神，黃鼠，已經是比我們早來了。」
愛利撒說，「是——」他們的葉子都還很好的在此地呀！現在可不要再講什麼妖怪了。你來罷，我是還沒有疲倦，我們還可以往前去尋哩！」

不久到了一條小河面前，看看對岸，又是叢林。因愛利撒跨不過去，萊因赫就抱着伊在肩背上揹過去。走了許多路以後，從所經過的叢林裏出來，跑到

空地裏來。得能快輕的又走了很長的路。現在這個女孩子因一心在梅子，一臭到香氣就說：「噯！此地這樣香，可不是有梅子嗎？」

他們就在日光底下且走且尋，但是終找不到什麼梅子。找了許久，萊因赫說：「不！這個香氣不過是從野草裏生出來的。」

看看周圍都是空地，佈滿著碧綠的青草，好像一個綠色的大毯氈，雖有幾棵梅草，但都和刺棘混雜一起。很香的花粉氣，散滿在空中。因為到了這很可使人感覺的時候，不得不使愛利撒說：「此地真是好靜！不知別人此時正在那裏呵？」

萊因赫却没有留意到回路。聽了她的話，就提起手來，且說道：「今天是那一面風向呢？」

愛利撒不知聽到了什麼，就急急的講：「靜一些！我很覺到他們在講話呢，你不會往後大聲的喊一聲哩！」

萊因赫就用全力大聲的喊：「此地來」——也是「此地來」一樣的聲音回答過來。

愛利撒遂拍着手掌說道：「他們是已經在回答呢。」

「不！一些也沒有聲音，這是一個回音呵。」

愛利撒聽了這話，就來拉住了萊因赫的手道：「我真恐怕極了。」

萊因赫接着說：「不怕的！你決不用恐怖。你想此地多少華麗呵。且在此地樹影底下草堆裏坐下來休息一回罷！休息了一回，我們就可以尋到他們了，愛利撒本是疲倦了，說來休息一回，正合她的意思。所以她就慢慢兒坐在一株矮樹底下，留心向四面望。萊因赫就坐在伊幾步面前的樹幹上，靜靜兒的看着她的身上。最熱的晝午已經到了，火炎的日光正射在他們頭頂上。很小的並且金輝色的蒼蠅，好像不在飛，却是懸空站着似的。在他的周圍，祇聽得很清楚的嗡嗡的聲音。並且還聽到了肅靜的深林裏的啄木鳥，叮叮啄木

的聲音，和別種林鳥清清楚楚講話的曲子，要引起多少感情呵！

「唉！已經在敲鐘了！」愛利撒說。

「那裏？」

「你還沒有聽到麼？在我們後面吓——已經十二點了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的後面，不是就是城市麼？倘若我們照這一方向過去，我們不是就可找到他們麼？」

於是他們就起來，預備回去。因為愛利撒亦已經疲倦，愈覺沒有興趣去找梅子，正想回到老地方去。走了許久，就聽見了他們在樹林裏說話嬉笑的聲音。再近些，便看見了在空中地上有一塊白布在日光底下照耀，還看見布裏都是梅子，這老年人在胸口掛着一個飯單，非常勤快樣子在煮東西。並且還聽見他照舊高聲的說他初次走開時講的幾句話。

一般青年兒童，一經遠遠望見愛利撒和萊因赫在樹林裏穿過來，就大聲

的叫：「這真是落後得太長久了，甚至到此刻纔來哪！」

這老先生亦隨着說：「此地來！快些把你們的袋弄空了，再把帽子裏的也倒出來吓！讓我看你們究竟找了多少來了。」

「祇有飢和渴哪！」萊因赫當即回答。

這老先生就去拿滿盆的梅子給他們看，一面就說：「呵！就是這呵！那麼你們可以拿出這些東西麼？你們可要知道預告，此地是不餓游手份子的。」

最後他們終也得了老先生的准許，一齊用飯，但同時聽到在松樹林裏有鳩鳥清清爽爽的在唱他的曲子。

終日一天就這樣過去了。萊因赫雖然沒有尋到梅子，却同樣在樹林裏找到些東西到家裏來了，就是他在他的老草本裏寫的一篇詩：

在這斜坡上，

忽然大風啞，